

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IV〕

目 次

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IV〕

幻灭	傅雷译 (3)
第一部 两个诗人	(4)
一 一家外省印刷所	(4)
二 德·巴日东太太	(33)
三 客厅里的夜晚,河边的夜晚	(75)
四 外省的爱情风波	(124)
第二部 外省大人物在巴黎	(157)
一 巴黎的第一批果实	(157)
二 弗利谷多	(199)
三 两种不同的书店老板	(206)
四 第一个朋友	(215)
五 小团体	(223)
六 贫穷的花朵	(231)
七 报馆的外表	(239)
八 十四行诗	(247)
九 忠告	(255)

十	第三种书店老板	(265)
十一	木廊商场	(273)
十二	一家木廊书店的外表	(279)
十三	第四种书店老板	(285)
十四	后台	(291)
十五	药材商的用处	(300)
十六	柯拉莉	(310)
十七	小报是怎么编的	(319)
十八	半夜餐	(327)
十九	女演员的住家	(337)
二十	最后一次访问小团体	(348)
二十一	另外一种记者	(354)
二十二	鞭子对私生活的影响	(361)
二十三	报纸的秘密	(365)
二十四	又是道里阿	(374)
二十五	初试身手	(379)
二十六	出版商拜访作家	(386)
二十七	出尔反尔的技术	(394)
二十八	报纸的威风与屈辱	(404)
二十九	戏剧作家的钱庄老板	(410)
三十	新闻记者的洗礼	(413)
三十一	上流社会	(424)
三十二	浪子	(437)
三十三	第五种书店老板	(442)
三十四	敲竹杠	(448)
三十五	贴现商	(453)

三十六 转移阵地	(462)
三十七 弄神捣鬼	(470)
三十八 生死关头	(479)
三十九 一文不名	(495)
四十 告别	(502)
第三部 发明家的苦难	(510)
引言	(510)
一个时髦青年的惨痛的忏悔	(510)
打落水狗	(516)
上编 追偿债务的故事	(518)
一 需要解决的问题	(518)
二 勇气十足的妻子	(520)
三 未来的犹太	(525)
四 库安泰弟兄	(531)
五 第一声霹雳	(536)
六 造纸业一瞥	(543)
七 介绍一般的外省诉讼代理人,尤其是 柏蒂-克洛	(545)
八 给付不出款子的出票人义务上一课	(551)
九 一张五十生丁印花税票的射程和威力 不下于一颗炮弹	(558)
十 所谓局势险恶	(563)
十一 父亲和两个仆人	(569)
十二 两个代理人怎样放火,杜布隆怎样从 旁帮助	(573)
十三 控诉的高潮	(579)

十四	为什么羁押债务人在外省是绝无仅有之事	(587)
十五	两桩试验,一桩成功,一桩失败	(593)
十六	利之所在,虎视眈眈	(600)
十七	柏蒂-克洛的对象	(604)
十八	神甫的一句话	(609)
下编	家庭的晦气星	(614)
一	浪子回家	(614)
二	意想不到的荣誉	(620)
三	捧场的阴谋	(625)
四	如此好心,我们一生也能碰上几回	(633)
五	吕西安把外省的荣誉当真	(637)
六	隔墙有耳	(644)
七	吕西安在巴日东府上扬眉吐气	(650)
八	痛心之极	(657)
九	诀别	(662)
十	大路上的奇遇	(665)
十一	一个亲信的故事	(670)
十二	马基雅弗利的信徒专为野心家讲的历史课	(674)
十三	埃斯科巴的信徒讲的道德课	(679)
十四	西班牙人的侧影	(685)
十五	为什么罪犯总要诱人堕落	(689)
十六	斗争到了招架不住的时候	(692)
十七	坐监的影响	(697)
十八	晚了一天	(704)

十九	合伙经营的故事	(711)
二十	结局	(717)
题解		(720)

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IV〕

幻 灭

献给维克多·雨果

先生，您兼具拉斐尔和皮特之天赋，在常人还渺不足道的年纪，已成为鼎鼎大名的诗人；您象夏多布里昂和一切有真才实学的人一样，跟藏在报纸专栏背后或报馆地下室里的忌才之徒着实经过一番较量。时人认为本书既是真实的故事，亦为胆识的凭证，现谨奉献于您，但愿阁下的赫赫盛誉有助于这部作品蜚声文坛。新闻记者，不也跟侯爵、阔佬、医生和法官一样，成为莫里哀笔下及其剧院舞台上的人物么？巴黎的报界是从来不肯放过任何故事的，为什么这部 *castigat ridendo mores*^① 的《人间喜剧》倒要放过这股势力呢？

先生，我谨志此言，不胜欣慰之至。

您真挚的崇拜者及友人

德·巴尔扎克

① 拉丁文：以嘲笑来匡正世风。

第一部 两个诗人

一 一家外省印刷所

我们这故事开场的时代，外省的小印刷所还没采用斯唐诺普印刷机^①和油墨滚筒。昂古莱姆虽然凭着当地的特产^②同巴黎的印刷业经常接触，用的始终是木机。俗语把印刷说做“叫机车叹气”，就是从木机来的，这句话现在可用不上了。城里落后的印刷所当时还用皮制的球，给掌车工人蘸了墨涂在铅字上。预备铺纸上印，排满铅字的版子，安放在一个云石做的活动盘上，所以盘子在行话中叫做“云石”。这种机器尽管简陋，埃泽维尔，普朗坦，阿尔德和第多，^③用来印过不少精美的图书。如今遍地都是新式的印刷机了，热罗姆-尼古拉·赛夏当做宝贝一般的老式工具已经给忘得干干净净，需要我们重提一下才行；因为那些工具在这个重要的小故事中颇有作用。

① 英国政治家兼科学家斯唐诺普（1753—1816）设计的印刷机，开近代印刷技术的先河。

② 昂古莱姆是法国西南部夏朗德省的首府，以造纸出名。

③ 荷兰的埃泽维尔（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的普朗坦（十六世纪）和第多（十八至十九世纪），意大利的阿尔德（十七世纪），都是欧洲书业史上知名的印刷商，世代印行精美图籍，其产品成为有名的珍本。

赛夏出身是个掌车的。排字工用印刷业的行话称掌车工为“大熊”。他们从墨缸到印刷机，从印刷机到墨缸，来来往往，动作很象关在笼子里的熊，那绰号大概是这样来的。大熊反过来把排字工叫做猴子，因为他们忙忙碌碌老在一百五十一个小格子里捡铅字。在一七九三那个灾深难重的年头，五十上下的赛夏已经结了婚。全国大征兵^①几乎把所有的工人编入军队，赛夏亏得上了年纪，成了家，逃过兵役。印刷所的老板，也就是行话所谓傻瓜，死去不久，遗下一个寡妇，无儿无女，店里只剩一个掌车的赛夏。看来铺子立刻要关门了，孤零零的大熊没法变成猴子，因为他只管印刷，一字不识。一位人民代表^②急于分发国民公会的堂皇文告，不管赛夏有无能力，给了他一张印刷执照，征用印刷所。赛夏公民^③收下棘手的执照，拿老婆的积蓄送了一笔补偿费给东家的寡妇，只花一半价钱买进印刷所的机器。可是这不算什么。共和政府的告示要如期交货，一字不能印错。热罗姆-尼古拉·赛夏正在为难，幸而碰到一个马赛的贵族，怕丢了田地不肯逃亡，又怕丢了脑袋不敢出面，只能找个工作糊口。德·莫孔伯爵穿上寒伧的工衣，做了外省的印刷监工。某些公民为隐匿贵族而被处死刑的布告，就是那监工从排字到校对，改校样，一手包办的；再由升任傻瓜的大熊拿去印刷，张贴。他们俩居然太

① 一七九三年八月，法国国民公会下令，在国外战争未胜利前，年十八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未婚男子，一律须服兵役。

② 大革命后法国国民公会成员的名衔。

③ 大革命时期废除先生太太的称号，改以公民女公民相称。

平无事。一七九五年，恐怖的风暴过去了，尼古拉·赛夏不得不另找一位兼做排字，校对和监工的多面手。一个拒绝向政府宣誓的神甫接替德·莫孔伯伯爵，直到首席执政恢复天主教^①为止。神甫在王政复辟时代升为主教，在贵族院和德·莫孔伯伯爵坐在一张凳上，此是后话。尼古拉·赛夏在一八〇二年上不比一七九三年时多识一个字，却赚了不少钱，有力量雇一个监工了。以前不在乎前程的伙计，现在叫手下的大熊和猴子见着害怕。苦日子熬出了头，苛刻脾气跟着出现。印刷所老板一看到有希望挣家业，发财的念头使他对本行心窍大开，变得又贪心，又猜疑，又精明。他仗着自己的经验，瞧不起理论。他只要眼睛一望，就能按照不同的字体，估出一小页或一整张的价钱。他告诉外行的主顾，大号的铅字成本贵，倘若用小号的铅字，他又说排起来费工。他在本行中一窍不通的是排字，最怕弄错，所以只承接高价的买卖。凡是按时计酬的工人，赛夏都目不转睛的盯着。有什么纸厂周转不灵，他买进便宜的纸张囤起来。因此，那所不知从什么时代起就做印刷工场的屋子，一八〇二年时已经是他的产业。赛夏在各方面都交上好运：老婆死了，只有一个儿子。他把儿子送进当地的中学，主要不是给儿子受教育，而是替自己预备后任。赛夏待孩子很严，有心把家长的权威时期延长；放假的日子要他在铅字架上做活，说他应该学会自食其力，将来好报答流着血汗养育他的可怜的父亲。未来的主教离开印刷所的时候，赛夏

① 指一八〇一年七月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签订宗教协议。

听着他的指点，在四个排字工人中挑了一个又聪明又老实的人做监工。老头儿的事业从此安排妥当，可以维持到孩子来接管的一天；那时铺子交给一个能干的年轻人，不怕不兴旺发达。大卫·赛夏在昂古莱姆中学成绩优异。老赛夏虽然是从没有知识没有教育的大熊爬上来的，非常瞧不起学问，却也打发儿子上巴黎研究高等印刷，好不严厉的嘱咐大卫别指望老家的接济，必须在巴黎，据他说是工人的天堂，好好的攒一笔钱；可见送儿子到智慧的国土去留学是他的一种手段，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大卫在巴黎一边学印刷，一边进修，完成学业。第多厂的监工成了一个学者。一八一九年年终，他听从父亲的命令回去接管买卖，离开巴黎，从头至尾没有花过父亲一个钱。当时尼古拉·赛夏的印刷所发行一份刊登司法广告的报纸，那是省内独一无二的刊物，另外还承接省公署和主教专区的印件。靠着这三宗买卖，一个活跃的青年不难挣一份大大的家业。

正在那个时期，开纸厂的库安泰弟兄买下昂古莱姆的第二张印刷执照。那家印刷厂一向被赛夏利用帝政时代连年战祸，百业萧条的局势，排挤得没有生路；赛夏为了时局，也不曾收买那铺子；这个小算盘竟害得他自己的老印刷所后来一败涂地。当时老头儿听见消息私下欣幸，以为同库安泰弟兄的竞争有儿子来担当，不用自己对付了。他心上想：“我是挡不住的，可是第多厂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准有办法。”七十多岁的老头儿巴不得早日交代，好称心惬意的过活。他对高等印刷固然知识有限，在另一门艺术，工人们说笑话叫做“酒醉学”方

面，倒是一个高手。那门艺术，《庞大固埃》的了不起的作者①当年很重视，不幸遭到一些“节制会”②的摧残，钻研的人一天少一天了。热罗姆-尼古拉·赛夏不愿辜负他的姓氏，永远口渴得厉害。③他对“发酵葡萄”的嗜好多少年来受着老婆约束，只能适可而止。其实那嗜好是出于大熊们的天性，夏多布里昂先生在美洲的真熊身上也曾注意到。④据一般哲学家的意见，一个人年轻时代的习惯老来会变本加厉。这条规律在赛夏身上证实了：他越老越贪杯。嗜酒的习惯在那张大熊脸上留着标记，使他的长相与众不同：鼻子尽量发展，近乎一个三倍大法规⑤的大写 A 字，布满血筋的面颊象葡萄叶，红里带紫，长着许多小瘤，往往还有细毛点缀；整个脸庞仿佛秋天的葡萄叶包着一只其大无比的鸡茱萸。两道浓眉好比两簇堆着雪花的小树，底下一双小灰眼便是喝醉的时候也很精神，显出一种贪婪成性的狡猾。贪婪把他所有的感情都消灭了，连父子的天性在内。光秃的脑袋四周剩一圈花白的头发，还有点蜷曲，令人想起拉封丹寓言中的方济各会修士。他矮身材，大肚子，象一盏费油而光线不足的旧油灯。一个人无论什么

① 指法国十六世纪《巨人传》的作者拉伯雷。

② 防止酗酒的团体，各国都有。

③ 赛夏一字在法文中与干燥一字相近；法国人又通常以葡萄酒解渴，故以口渴隐喻好酒。

④ 法国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夏多布里昂在中篇小说《阿塔拉》中，描写美洲的熊多吃了葡萄，在树上醉得摇摇晃晃。

⑤ 法国印刷业称呼某种字体的术语。三倍大法规等于八十八磅 (Points) 的字。

嗜好过了份，都能使身体往原来的方向发展。酗酒同研究学问一样叫胖子更胖，瘦子更瘦。三十年来尼古拉·赛夏老戴着民兵的三角帽；那种帽子当初出过风头，如今在某些外省城市的鼓手头上还看得见。他穿着似绿非绿的丝绒背心和丝绒长裤，棕色的旧大氅，一双花色纱袜，一双银搭扣的鞋子。赛夏这副布尔乔亚服装并不能遮盖他是工人出身，可是同他的恶癖和习惯再合适没有，而且完全表现出他的生活，仿佛那家伙是全身穿扮好了出世的。我们提到葱不能不联想到葱的皮，^①提到赛夏也不能不联想到他的装束。如果老印刷商不是早已暴露他利令智昏的贪心，单单那次退休的经过也足够描画他的性格。不管儿子要从赫赫有名的第多厂带回多少学识，赛夏只打算跟儿子做一笔好买卖，这个主意他已经酝酿了多年。老子要赚钱，儿子势必要吃亏。可是在老人心目中，做买卖根本谈不上父子。赛夏先把大卫看做独养儿子，后来认为是当然的受益人，同老子有利害冲突；他必须高价出盘，大卫则须低价盘进；因此儿子变为一个非制服不可的敌人。从感情转化到自私的过程，在有教养的人总是迂回曲折，慢慢儿来的，还得用虚情假意遮盖；在老熊身上却直截了当，非常迅速；他的行动说明狡黠的酒醉学比高深的印刷术强得多。儿子回家，老头儿拿出精明人欺哄老实人的手段，对他象招待主顾一般亲热，象服侍情妇一般关心；走路扶着他的胳膊，叫他脚下留神，别踩着泥浆；吩咐佣人替他暖被窝，生火，预备半夜

① 这里的葱就是我们所谓的洋葱。

餐。第二天，尼古拉·赛夏备了一顿丰盛的饭，竭力劝酒，想灌醉儿子；饭后他醉醺醺的说：“咱们谈正经吧？”这句话夹在两个饱嗝儿之间说出来，声音特别古怪，儿子听了要求下一天再谈。老熊平日最会利用醉态，当然不肯放弃这场准备已久的斗争。他说他挑了五十年的担子，一小时都不能再等了。明天就得由儿子来当傻瓜。

讲到这儿，或许应当说一说厂房的情形。屋子从路易十四末期起就开印刷所，坐落在美景街和桑树广场交叉的地方。内部一向按照行业的需要分配。楼下一间极大的工场，临街一排旧玻璃窗，后面靠院子装着一大片玻璃橘子。侧面一条过道直达老板的办公室。可是印刷在外省始终是人人爱看的新鲜事儿，顾客宁可走铺面上临街的玻璃门，不怕工场的地基比路面低，进门要走下几级。少见多怪的客人穿过工场里的走道，从来不留心四面八方的障碍。他们望着楼板上吊的绳，晾的纸，象花棚的顶，身子便撞在一排一排的铅字架上，或者被支撑印刷机的铁棍把帽子擦在地下。动作灵活的排字工从铅字架上一百五十二个小格子里捡字，看一眼原稿，看一眼手里的排字夹，加一根空铅条；来客眼睛瞪着他们，不防地下有大石板压着整令浸湿的纸，绊他们的脚，再不然腰眼撞在纸架的角上；诸如此类的笑话叫一般猴子和老熊乐不可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太平平的走到办公室。办公室是两个简陋的亭子，在洞窟般的工场的尽里头，紧靠院子；监工和老板各据一方。后院墙上很幽雅的点缀着一些葡萄藤，以老板的名声来说，颇有一种本地风光，动人酒兴。院子尽头，靠着黑魍

魁的界墙有间破落的偏屋，专为浸纸和整理纸张用的。那儿还有一个水斗，冲洗上印前后的版子，俗语所谓字盘；墨汁和厨房的污水混在一起流出去，赶集的乡下人看了以为真有什么魔鬼在屋内洗脸。偏屋的一边是厨房，另外一边是柴房。正屋最高层只有两个阁楼式的房间，二楼有三间屋子。第一间做了穿堂兼餐室，除去破旧的木扶梯占掉一些地位，同楼下的过弄一样进深；临街有一扇狭长的小玻璃窗，靠院子开一个大圆窗洞。四壁只刷白粉，寒酸简陋，活现出生意人家的吝啬，肮脏的地砖从不擦洗；家具只有三把蹩脚椅子，一张圆桌和一口碗盏柜。柜子两旁都有门，一扇门通卧房，一扇门通客室。门窗全是油腻，变了暗黄色；屋内常常堆着白纸或印好的纸；纸堆上可以看到尼古拉·赛夏的饭后点心，酒瓶，菜盘。卧房装着铅格子镶嵌的玻璃窗，从后院取光；壁上挂的旧毯子和外省在圣体节上挂在屋子外面的一样。房内放一张有栏杆的大床，挂着帐幔，铺一条红呢床罩，附带床几；还有两把虫蛀的大靠椅，两把胡桃木花绸面的单靠，一张旧书桌；壁炉架上有一只挂钟。这间卧房颇有朴素的古风，一片暗黄色调，原是尼古拉·赛夏的老东家鲁佐先生布置的。客室曾经由赛夏太太重新装修，恶俗的门窗跟护壁板全是理发师染假头发用的浅蓝色；白地的糊壁纸画着深褐色的东方景致；家具是六把蓝羊皮面子的单靠，椅背做成竖琴式；两个窗洞上部的半圆形砌得很粗糙，不挂窗帘，望出去可以看到桑树广场全景；壁炉架上没有烛台，没有座钟，没有镜子。赛夏太太不曾装修完就死了，大熊觉得美化屋子不能生利，毫无用处，工程便不再继续。